

战胜疫情，我要去看秋天

□ 马永祥

我要去看秋天的原野，可是秋天被挡在窗户外面。疫情的阴霾笼罩大地，轻盈的脚步无法走出门槛，狭小的房间里我向往秋天，只能站在窗前望秋天。

我看见秋天在天空中。天空纯净如洗，蔚蓝宁静，高远深邃。天边的云朵，晶莹剔透，洁白无瑕，轻盈洒脱。一行大雁，排着长队向南飞去，它们煽动翅膀，一腔留恋化作一声长鸣。远飞的大雁啊，你可曾看见，最后的净土也被疫情席卷；你可曾看见静默的茫崖，人们停止了行走，车辆停止了行驶，秋风停止了吹动，连空气也停止了流动……虽然没有野鸭子的眷恋，没有翡翠湖的微笑，没有艾肯泉的欢送，请你还是欢快的离开吧。待到春暖花开时，我捧着鲜花迎你回来，那时我们一定会赶走疫情，茫崖的天空会更加蔚蓝，蒙古长调会更加悠扬，采油女的笑容会更加灿烂。

我看见秋天在昆仑山上。山顶飘浮的云朵，是天空献给昆仑山的哈达，虽然疫情光顾，但是它依然屹立于天地，坚守这片高原，这里是它的家乡，家乡有难它更要坚守。挺拔的脊梁是它不屈的傲骨啊，无论暴风骤雨，无论严寒酷暑，

它临危不惧，为人们遮风挡雨，为人们提振信心。看见它我就想起了茫崖的抗疫英雄们，他们日夜坚守在岗位上，奋战在各条抗疫战线上，和死神赛跑，跟疫情斗争，他们中有政府官员，有医生护士，有社区工作者，有志愿服务者；他们或为人父母，或为人儿女，或为人夫妇，他们舍小家顾大家，默默奉献，默默付出，默默守护，换人们健康，换城市安宁，他们不就是一座座昆仑山吗？他们有着昆仑山的信念、昆仑山的坚强、昆仑山的奉献，有他们在，何惧疫情战不赢。

我看见秋天在尕斯湖里。尕斯湖平躺在荒野中，蓝色的眼睛和天上的星星对视，在高原暖阳下散发着迷人的光芒。疫情当道，我无法走近你呀，无法凝望你深邃的眼眸，无法拥抱你娇柔的腰身，无法亲吻你温润的嘴唇。在我眼里你最美，你是最美的高原湖，是我心中不变的挂念。疫情无情肆虐，你依然静静地躺在昆仑山下。秋风吹过，你便踏歌起舞，把最美的舞姿献给茫崖，献给抗疫一线的人们，为他们鼓劲加油。是啊，我们都是茫崖的儿女，母亲受伤怎能不叫我们心伤悲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加油，让母亲早日康复。

日康复。

我看见秋天在树叶上。还没来得及在树荫下乘个凉，你就变黄了，还能为我遮挡阳光吗？待我走出房间，满城黄金甲的华美定会令人目眩神移。此时此刻，我真想透过你黄色的身影看看星星的眼睛、月亮的脸蛋、白云的长发，疫情当道，我不能留恋美景，只能站在窗台上遥望你；我真想走进落满树叶的林荫小路，看着金色的落叶独自陶醉。哦，那不是落叶，那是诗歌，那是乐谱，我要踩上去，听落叶发出的沙沙声，那是诗歌的吟诵，那是乐谱的吟唱，那是心灵的歌唱……

我站在窗前看秋天，秋天也从窗外望着我。我看见秋天在蔚蓝的天空中，在巍峨的昆仑山上，在美丽的尕斯湖畔，在黄色的树叶间；秋天看见房间里的我孤独的身影，期待的眼神，无奈的思绪和深切的思念……

待到战胜疫情，我要走出房间相约秋天。我要和秋天一起到阿拉尔草原，在蒙古包袅袅炊烟里，喝一口甘醇的奶茶，吃一顿鲜嫩的手把肉，看一看骑着骏马奔驰在马群中的潇洒的套马汉子，会一会唱着情歌挥动皮鞭赶着羊群的美丽姑娘……

水波(外二首)

文/沙娃

哗哗哗，有节奏的响动
柔软而坚定
携带着蓝天白云
河床上，清点时光的银子
穿梭的鱼群
这些不会说话的精灵
摆动着尾巴，和鳍
捡拾阳光洒下的金币
渔歌悠悠的小船
着画龙点睛之笔
赋予水波，不朽的灵魂

半月

未动笔时，先埋首词中
打探深入的路径
曲折也好，平坦也好
我必须清清楚楚
动笔，我必须义无反顾
那些小路上
一直走，一直走，
一直走出黑暗的夜色
足够了，足够了
吃过的苦足够了
尝过的甜足够了
半月，就是我整整一生

娟娟寒露中

□ 清香

盛唐著名边塞诗人王昌龄在其《斋心》中写道：紫葛蔓黄花，娟娟寒露中。在秋风萧瑟的寒露时节，映入诗人眼帘的紫葛蔓和黄花，在寒露中更显柔美与清丽。“娟娟”二字诗化了深秋，使诗的境界超拔开阔，云蒸霞蔚，让人不禁感佩诗人的洒脱和博大胸怀。诗人借草木抒发感慨，为生命的绚烂歌吟，为我们构建了一个有别于其他诗人眼里寂寥的秋天，并让我们感悟到了春华秋实的精髓。

自古文人多悲秋。心情不佳的时候，我是不太敢读古人留下的有关秋天的忧伤诗句。在我的记忆里，秋天最为忙碌。先是忙着秋收，秋收最为累人，要把油菜、豌豆、青稞、小麦等依次收割，拉运到打碾场上，最后收到家中的粮仓里。紧接着要挖洋芋、挖萝卜白菜等，等洋芋下窖，就要着手储备冬菜了。

每每秋天到来，我家就要面临一场场严峻考验。干这些农活都需要力气，父母连生了5个女儿，家中缺少壮劳力，无论是集体劳动挣工

分还是分田到户，我家只有父母早出晚归。母亲体弱多病，家里还有那么多张嘴等着吃饭，父母的辛劳可想而知。

一直到寒露，父母也不能闲下来。寒露是我们家腌菜的日子。在那生活艰苦，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在那个贫瘠的戈壁滩上。要储备能吃一个冬天的菜，只能是腌酸菜和晒干菜。我家每年要腌两大缸酸菜，一小缸花菜和一小缸萝卜干。在有限的容器里，为了能多腌一些酸菜，母亲要我们把白菜和萝卜等切成丝腌起来，这样就增加了我们的工作。切出两大缸白菜丝非常不易，更何况过两天等白菜软了沉下去，还要继续添加，直到再也放不下了。

清洗白菜萝卜也是一件苦差事，时值寒露，天气转冷。我们在水渠边上洗菜时，西北风恨不得把我们按在冰冷的水中，在我们红肿的双手上多踩上几脚，尽管手被冻得红肿生疼，却不敢停下来，只想早点洗完回家。

有一年，就在我们忙着腌菜

时，家里那头唯一值钱的黄牛丢了。那天早上父亲出去放牛，路上遇见一个亲戚赶着几头牛要去海边（当地人称可鲁克湖为尕海）放牧，父亲就把我家那头膘肥体壮的牛交给他了，谁知过了两天，亲戚说我家牛不见了。

父母心急如焚，不得不放下手中的活叫了几个亲戚帮忙去找。望着愁眉苦脸的父母，我们也是眉心紧锁、爱莫能助。父亲每天都出去找牛，近处找遍了，就骑着马到远处去找。我和大妹每天都盼望着父亲牵着牛回家，有一天，大妹突然说：要是爸爸牵着一头金牛回家多好啊！她天真的话语让母亲几度落泪，可我们还是每天在失望中度过，一直找到农田要平整冬灌时，那头牛依旧无影无踪。

日子在忙忙碌碌中度过，转眼多少年过去了，父亲带着许多遗憾永远地离开我们。随后，我们姊妹也相继离开了德令哈。那时候吃过的苦成为我们最珍贵的回忆。当我怀念那些逝去的日子时，那些日子便与我相依相偎着一起走向地老天荒。



野菜

苦苦菜，娘娘菜，猪耳朵
辣辣芥，蕨拉秧，荨麻
念叨你们的名字
就像念叨童年的伙伴
那时候，我们天天见面
而今一提起你们
时光又仿佛回到了
一只只，装满野菜的竹篮